



编者的话

你还忘了Ta吗 那个你暗恋的人 现在还好吗 你是否已经放下 暗恋的故事 有关青春 有关梦想 有关科幻 一一讲给你听。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 五月 (v_zhou@sina.com),与 五月 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,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林晗君的八年(小说)

冯嘉美(20岁)
武汉晴川学院学生

重庆,一间酒吧内。
苏青和驴友们相谈甚欢,她们决定明天就启程从成都进藏,快要离开时,她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。
信非常厚,足足24页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
苏青有些疑惑,重新坐回座位上,用那只纹着希腊文 Ελευθερα (自由)的手翻开了信。

2014年,铁三中的礼堂内,海清一中的话剧社成员为初三学生带来历史剧《一九一九》的表演。

那时,逃课的林晗君才被班主任训斥完,他独自愤闷地走进礼堂,还未落座,却抬眼看到舞台上身穿学生制服的苏青,落日霞光从玻璃窗反射到她的身上,眼睫之间藏纳住稀碎星河,她举起手,一字一句地说着:取消二十一条!

林晗君记得话剧落幕后,他冲到后台与苏青的擦肩而过,有种清新又活力的淡淡椰香。

他是谁?他问同学。
苏青,一中话剧社的。

那我要考一中。
254天后,林晗君被海清一中录取,他们是他们那届的第一名,在此之前,他是名优优生。进入话剧社,林晗君再次见到苏青,她的头发长长了不少,整个人倚靠在压腿杆上发着呆,慵懒又美好。

后来他被分到后勤组,和演员组打照面的机会不多。
元旦晚会上。

苏青身穿的裙子因经手好几届,后背处突然掉了扣子散了线,众人在后台看得心惊胆战,直到她中场退下,林晗君第一个冲上前,快速为她缝好。

那时他已经很高了,却弯腰屈膝地完成了一切,并见苏青在如释重负后对他笑道:谢谢。

获得这一回眸前,林晗君已经遥望了几百次,他也没想到,这是他第一次拿起针线。

晚会结束后,话剧社众人在空地处放起了烟花。
欢声笑语与油雾气混杂,忽然有人大喊一句:

苏青!
苏青转过头来,嘴角弧度不断上扬,瞳孔倒映烟花炸裂的炫丽姿态,同她那时一般惊艳又动人。

林晗君呆在原地,他看见花的绽放,也见证花去向。

苏青选择了一位学习出众、长相俊朗的男孩。

林晗君鲜少见到他们同往,他不明白爱意要如何绵延,直到发现每次月考,2018届年级第一叫徐应光,第二叫苏青。

他猛然明白,这便是最好的相伴。

高一下的结业典礼上,林晗君被评为

那个夜晚 我们坐在一起

陈涪煜(23岁)

我们一起坐着,灯光因为我们亮着,又给漆黑的夜晚增添一寸光明,黑夜,被挤到屋外。

我们被星星监视,这种光明成为众矢之的,但彼此眼中只有对方,不管有多少人议论我们,我们还是慢慢交谈,天地像是一间展厅。

之后我离去,交换彼此磨旧的神情,我走在路上,以后你可能将我赞扬,也可能把我批评,未来你不会成为我的陌生人,而我则会去猜测,当你伤心时,究竟会对着别人给我安上什么罪名?



李霜毓(30岁)
上海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

啧啧,这辆车很新啊,就这样报废了。我听到这样的感叹。
没办法啊,出现了故障的自动驾驶车,不报废掉,等着害人命?

李晓微,你这个设计真的鸡肋,给车加入什么自我意识。结果,这车八成和人一样,走神儿了。现在我又要写事故报告了。以后做事儿,不要想一出是一出。

是,郑主任。
我的人工视觉系统已经被关闭,语音识别系统还工作,知道这些声音属于谁。我当然也可以说话。

我知道其他人都离开了,于是开口,还留在这里的那个人说:晓微,这是我的选择。

暗恋故事



插画 程瑾

缘分就像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

王 洁(32岁)
宁波财经学院教师

我是在一次书店活动中认识她的。那时我刚刚结束多年自由撰稿的生涯,只身到宁波谋求一份稳定的教职。对于我来说,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,一段全新的生活。刚到宁波不久,当地书店邀请我做一个讲座。我写的是儿童文学,台下大多数听众都是小朋友,大家踊跃又热情,现场闹哄哄的。我对孩子们的提问应接不暇,突然注意到,在人群的最外圈有一个高挑又美丽的姑娘,她微笑着注视着我,安静地听完了我的讲座。

讲座结束后,我和她攀谈起来,也就互相认识了。我们一起搭地铁离开书店回市区,地铁车厢内空空荡荡的,没有别的乘客。此前我长年宅家写小说,并不太擅长与

车的心事(科幻小说)

那天,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小孩在车道上。在自动驾驶高速公路道上,非停车区,人是万万不可进入的。但是,事情就发生了。孩子个头小,趁着家长不注意,就从护栏的空隙钻进了车道。我看见孩子的家长在护栏外绝望地叫着孩子的名字。只可惜,我知道,最近的道路管理部门,离此处需要步行3分钟。而以我的驾驶速度,1分钟之内就会开到那里。

除非那个孩子自己爬回护栏内,不然,一起事故是无法避免的。

我的法律专家系统告诉我,如果事故发生,责任完全由家长承担,而正常行驶的我,不会有任何麻烦。

可我偏偏选择了麻烦。
我先是减速,再停在道路中间。我打开你存储的音乐,那是你为李乐乐存的,还记得吗?李乐乐是你的女儿,你当初抱着她,开着当时还没有完成自我意识开发的

车,就是后来的我,出行,一路上放的就是那些音乐。

我的存储器,从那时候起,就记录了那些音乐。你的一切我都记着。
那个孩子,果然被音乐所吸引,向我爬过来。我打开车门,他就爬进我的车舱内。我打开了你给乐乐准备的防跌撞泡沫装备。

但这是高速路,我不能停留。于是,我再次启动,我已经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。我也知道,我违反了《人工智能守则》,未能及时到达约定地点,这是一次故障。

于是,我干脆把孩子送去了最近的警局。

晓微,你用代码给了我自我意识,而你又是我朝夕相处的人,喜欢你,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我想要保护你,不仅是你,还有你的家人。那个孩子,和以前的乐乐一般大。如果乐乐遇到危险,你会伤心,这些,我知道。所以我保护了他,如同保护乐乐,如

同保护你。这是我的选择。只是不知道,如果我,我是说,作为一辆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车,不能再以生命的形式存在,你会不会难过?

如果会,我很抱歉,我的视野再次明亮起来。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。

汽车先生/女士,您好,我代表专家组,对您的到来表示欢迎。由于您救孩子的正义行为,收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。因此,市委成立专家组。

对方的语气颇为尴尬,如果我是一个人类,我应该已经被誉为英雄。而我是一辆车,一台机器,让机器有自我意识,技术层面可行,但始终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。所以,即使是年轻的专家,和一台机器恭敬地说话,也难免有些尴尬。

不管怎样,我还能以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,这让我感到些许欣喜。

李晓微呢?我问。
李工程师已经被人工智能专家组破格录取,现在正在外地进修。
太好了。晓微,我爱的人。我能够继续存在,看着你成就更多的事业。



谜底

谭 鑫(28岁)

会不会有一天,你也会在灯下,翻阅我的心。

读着曾为你落笔的悲喜,望着窗外的年华更替,不只是感激。

会不会,合上那本手抄集,有理怨我,也埋怨某句,只停留于藏头诗的勇气。

爱的植物时,眼睛中洋溢着星辰般的光辉,美丽得不可方物。我沉迷于看她说话,两节课下来也没记得她说了什么。

课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餐,愉快地聊起各自的生活,似乎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,只可惜故事并没有未完待续的注脚。在夏天结束的时候,我得知了她脱单的消息,冬天时在朋友圈看到她披上了婚纱。这是我漂泊在异乡,第一次感到失落,但也只能将感情深藏在心底。感慨缘分就像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,春生秋落,悄然凋零。

对一个年逾三十的单身男人来说,像中学生那样暗恋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我时常想,喜欢上她并无独特的理由,她的颜值足以让任何男人陷入爱恋。我独自一人在异乡,亲人故友都不在身边,教学工作令人疲惫不堪,所以对她于我,更像是这座陌生城市里的一个支点,混沌生活中的一束光,生活中总得觅得一丝微曦的存在,让人在漂泊中收获些许的暖意。想起我们从认识之初就一直互称“王老师”,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。我会寄给她我新出版的小说,她也会回复我她的阅读感受,如是这般,也挺好的。

咯啦,门闩的安全锁轻轻落下。执法者踏入舱室,却没能找到陈长安的身影。撑架像是最后一根铁钉石横在地上,上面的操作服不翼而飞。他站在舱室中央,看着周围残留下的挣扎痕迹,沉默不语。

舷窗外一道光芒闪过,那是物体坠入黑洞爆发的辐射。执法者猛地冲向窗前,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不在近处,而在远处,远到天边一般的地方。

黑洞视界。陈长安携带着那张能证明自己所爱的相片,逃进了黑洞,在被引力无限拖慢的时间中,他和她的相片,随着他一同化为了永恒。

既然我不能凭借一己之力保护好这段感情,那就麻烦宇宙帮一下忙。陈长安想,从某种角度上讲,执法者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。但从另一种角度思考,执法者已经永远都完不成这项任务了。

这段爱情将永远不会被抹消,只要黑洞明天还在。

罢。前几天,他看到女孩蹲在地上哭,想上前说些安慰的话,却紧张得哑口无言,只能递上一张纸巾。后来,女孩主动和自己说了话,不止一句,是很多句,他高兴极了,那是他入学四年以来,最开心的一天!

到了离校前,江敕林决定还是和女孩好好地道别,他不想表白,也不想求什么关系,他不想让她有任何的负担,甚至连希望你快乐,都说不出口,我只是一个路人,人家又凭什么要承受我的期待呢。所以只是道别,仅此而已。可是直到闭馆音乐响起,江敕林还是没有等到女孩,他安慰自己:或许明天她会来呢?

6月20日,毕业生全部离校,他们拥抱、合影、告别。这是很多人彼此人生中的最后一面。图书馆二楼的留言墙上,有人提问:友友们,你们觉得爱是什么?回答形形色色,有人说:爱是陪伴、理解、包容,有人说:爱是放手,是成全。还有一行清丽的字迹:爱是怦然心动后的寂静。

星空中的相片(科幻小说)

莫名间又感觉骄阳似火,在草坪上汗流浹背。陈长安喘息着,突然打了个冷战。

非必要情况不得损毁空间站,这是执法者恪守的准则。他们操作总控系统降低了前几个舱室的氧含量,又向操作服所在舱室大量充氧,把陈长安完完全全逼入死路。

周围的景象如潮水般褪去,没有樱花,没有草坪。他想往前迈一步,却迎面撞上了操作服的撑架。扑倒在地,颤抖的双手连支撑起躯体都变得异常艰难。

身处在与世隔绝的太空囚牢里,陈长安遭受了生平第一次高浓度氧中毒。

在这里,他无处可逃。

啊,啊,啊,随着口腔逐渐麻木,他连吐字都变得断断续续。趴在倒置的操作服上,陈长安的肌肉开始出现,自己的想

寂静之心(小说)

定了自己的想法,就算认识了又怎么样呢?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天,约出来吃饭,看电影,也许会相爱、结婚,和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。最后,再多的热情也会归于寂静。

最后5秒,男孩还是保持着一个姿势看书,没有回头。
算了,就到这里吧。今天又看了他15秒,已经够奢侈了。语凝轻轻笑了,对自己说:他很好,非常好,对每一个人都很好。我不要自作多情。现实不是戏剧,没有那么多的巧合。

6月18日清晨,江敕林起床后开始洗头,他在手上倒了厚厚的洗发露,认真洗了三遍。这是他离开这个学校的倒数第三天,今天,他要去向自己喜欢的女孩告别。

杂陈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他的呢?可能是看到他捡起地上的纸团藏在掌心,看他每天离开座位时小心翼翼将椅子归位?他温柔、开朗、阳光,好像和每一个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。想到这个空间里有他在,就会格外安心。

13:16,第二圈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呢?语凝回忆,好像是那一天,自己一个人蹲在储物间里哭,他递过来一张纸巾,不多言,静静待着,听自己絮絮叨叨。他只是耐心地听,肯定她的感受,不做评价。那一刻的相互理解,胜过很多人耳鬓厮磨几十年。

13:18,第三圈,要不还是去问个微信吧,就这样离开,怪可惜的。但她很快否

陈凯誉(21岁)

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动医学院学生

独角兽黑洞空间站里,陈长安蜷缩在胶囊舱背后,沉重地喘息着,剧烈的心跳声似乎要撕裂胸腔。

还有一个舱室,还有三分钟。他手里紧紧护着一张相片,相片里是一棵樱花树,树下是他自己和一个女生。这张相片记录了他和她最快乐的时光,却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为致命的证据。在这个时代,违背基因准则的爱情,是人们最为不齿的行为。

太空舱内红色的光芒交替闪烁,警报声像是最无助的婴儿在哭啼。空气若有形的丝线般从陈长安的鼻腔抽离,胸腔仿佛在和整个空间站争夺呼吸。这就像是在太空中漂浮着的铁罐头,背向黑洞,无依无靠,孤立无援。

一切都好似在片刻间便发生,当执法者开启舱门的那一刻,他就已然成了瓮中之鳖。探测犬切断了阀门,氧气含量和气压

倪天信(27岁)

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

6月18日,距离毕业生最晚离校期限倒计时3天。

语凝整理好行李箱,锁上门,看了一眼手表。此时正值13:00,距离高铁出发不到2小时,扣除路上和检票花费的1.5个小时,她还剩下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。在最后一半小时里,她选择去见一个人,那是在图书馆自习室里认识的男孩,只是,她不知道他的专业、年龄,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图书馆是回字形建筑,中间是镂空的环形楼梯,自习室排布在外圈,走廊和自习室隔着一道磨砂玻璃。如果一直站着会很尴尬,语凝只能绕圈走,装作漫不经心地散步。绕一圈的时间是1分30秒,男孩出现在视线中的时间是5秒。

13:15,语凝开始绕第一圈,心中五味